

《闽清鼠船和米船》采编组顺昌之行

2018年1月24—25日,县政协《闽清鼠船和米船》文史资料采访组一行前往闽北顺昌县采访。因为顺昌是闽江上游主要支流金溪、富屯溪的汇合地,当年船运业十分发达,也是闽清船民的重要活动地和聚居点。采访得到当地有关部门和闽清籍乡亲的大力支持,采访十分顺利,颇有收获。

1月24日上午,采访组从闽清直奔位于江边的闽北古镇——洋口镇。顺昌县政协副主席黄为雄(祖籍闽清塔庄溪东)和文史委杨主任已

原来,当初“福州会馆”为前、中、后三座,前、中二座是大戏台和船民活动场所,后座称正殿,供奉船民保护神妈祖,故有两个名称。可惜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公路和铁路时拆除了前、中两座,仅留下后殿,即眼前的“天后宫”。“天后宫”面宽、进深约20多米,占地近500平方米,建筑面积近450平方米。

而更珍贵的是,仅存的后殿里保留有许多名人字迹:那“天后宫”三个遒劲有力的大字是陈宝琛(清朝翰林院编修礼部尚书会办南洋大臣督学政太傅)所题;殿内两壁4幅近30平方米描金木刻楷书《天上圣母传文》约1300多字,也是陈宝琛题写。殿内中堂上方悬挂“福祉绵延”匾,为黄乃裳题写;据史料记载,前座大戏台两侧曾挂黄乃裳撰写的对联一幅:“弹将平水调来,此曲只今随处有;唱到大江东去,阿谁不动故园情”。后殿左上方“海不扬波”匾,乃萨镇冰(福州籍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福建省省长、海军上将)所题。后殿右上方“琅环宇宙”匾,乃许逸夫(闽清人,辛亥革命志士)所题。古老的“福州会馆”,背后还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正期待着挖掘整理。

随后,还参观了与“福州会馆”同时代的“江西会馆”和“汀州会馆”。“江西会馆”位于洋口内街,为青砖外墙,大门匾额书“豫章乡祠”大字。豫章,古郡名,今南昌市。豫章乡祠即当年的“江西会馆”馆址,主要是当年江西药材商的活动场所,现室内已经破旧不堪。“汀州会馆”距“福州会馆”仅一二百米,也是临江之地。当年亦是汀州船民所建,现只剩一地坪遗址。三家会馆相比较,仍是“福州会馆”保存尚好,且颇具活力。

洋口采访的另一个重点是早年地名“坑口头”的地方。这里紧临江边,当年是闽清船工聚居点,被称为“闽清街”。街长百余米,宽七八米,为“合掌街”形式。带队的介绍,“闽清街”为木结构排房,历史上曾经三次失火,每次均烧成一片焦土。几经重建,数易房主,房屋已是砖混结构楼房;居民的祖籍也十分复杂,各处都有。不知何时街名也改为了“团结街”,沿用至今。而“闽清街”之名已渐为人们所淡忘。采访组一行沿街踏勘,希望能找到闽清人。但大多房门紧闭,唯一一处围着一群老年妇女在打“四色牌”。“四色牌”是旧时福州一带清闲妇女常玩的游戏。一问,真有几个是闽清人后裔,姓刘的,年龄在80多岁。说是在洋口出生,从未未回过闽清,只知籍贯在闽清塔庄。再问,周边还有闽清人否?却不甚了解。只好作罢。

自“闽清街”往下游方向延伸,发现还有两处旧时的木结构排屋,也找到住在排屋里的



曾经的“闽清街”

具活力。洋口采访的另一个重点是早年地名“坑口头”的地方。这里紧临江边,当年是闽清船工聚居点,被称为“闽清街”。街长百余米,宽七八米,为“合掌街”形式。带队的介绍,“闽清街”为木结构排房,历史上曾经三次失火,每次均烧成一片焦土。几经重建,数易房主,房屋已是砖混结构楼房;居民的祖籍也十分复杂,各处都有。不知何时街名也改为了“团结街”,沿用至今。而“闽清街”之名已渐为人们所淡忘。采访组一行沿街踏勘,希望能找到闽清人。但大多房门紧闭,唯一一处围着一群老年妇女在打“四色牌”。“四色牌”是旧时福州一带清闲妇女常玩的游戏。一问,真有几个是闽清人后裔,姓刘的,年龄在80多岁。说是在洋口出生,从未未回过闽清,只知籍贯在闽清塔庄。再问,周边还有闽清人否?却不甚了解。只好作罢。

自“闽清街”往下游方向延伸,发现还有两处旧时的木结构排屋,也找到住在排屋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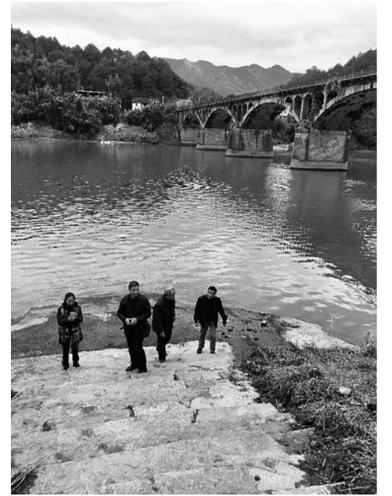
三户船民家属及其后代,分别姓卞、姓程、姓翁,可是他们都是闽侯人。专访的都是邻县人,他却邂逅到一个开车师傅是闽清人。他叫杨张宜,现年60岁,祖籍闽清金沙下林张家,从小送养杨家。他说,平时时不时都会遇到在洋口的闽清人,因不曾留意,也不知他们是否船工后代。

短暂的洋口采访就要结束,一行人路过洋口镇政府大院内的一处长廊。偶然见到长廊一旁布置有洋口镇的“专家学者”人物介绍展板,上面却有两个闽清人的大名。一是邱其根(1898—1978),闽清县塔庄乡炉溪村人。早年做工,1953年在洋口当伐木工人,历任工人、班长、工段长、技术员。1959年入党,1972年退休。因多项技术革新,成果显著,1959年起先后荣获“全省先进生产者”和“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二是廖利为,1925年生,闽清县人。1945年起先后在洋口碾米厂、南平药厂、大千电厂当工人,因吃苦耐劳,钻研技术,成绩显著,1964年被授予“全省先进生产者”称号。1985年退休。两位为洋口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闽清人,是否早年因撑船才留在洋口并改行的呢?因时间短暂,无法细查。

采访未了,洋口方面赠送了《永不磨灭的记忆——东方军在洋口》文史资料。尽管说的是红军在洋口的历史,但也包含有船工为红军搭浮桥的事迹。

24日中午,采访组驱车10多公里到达顺昌县城。为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下午的采访兵分两路:一路随文史委杨主任到机关查找复印《顺昌县交通志》以及有关闽清人在顺昌的文史资料。一路由黄为雄副主委带队,辗转城区,拾级半山,找到闽清船二代、收藏家黄声亮,进而采访了黄声亮的父亲黄家热。黄家热老船工,现年94岁,闽清县塔庄镇溪东村人。他16岁就随堂兄撑米船来往于邵武—洋口—福州之间,历经艰辛。后在顺昌“九龙伐木厂”工作,从工人当到厂长兼书记,后调任顺昌县委常委纪检组长。

是晚,黄道钦局长在友人陪同下,带病来到采访组下榻处看望大家。实际上是来接受采访,或者说来介绍情况、提供协助的。他早年撰有《爱国侨领黄乃裳与洋口“福州会馆”》一文,被收入2005年闽清文史资料。这次还帮助收集到王建熙老师的《闽清雀船在洋口》、黄星星先生的《闽剧在洋口七十六年》和陈观棠(顺昌曲村采育场退休职工,闽清县池园镇柯河村人)的《梅道神传说》等相关文章。同时,还交代次日要采访的相关乡村文化协管员提供



采访组一行察看金溪河段古码头

当地的文史资料。乡情之浓,可见一斑。25日,依然分两路采访。考虑到闽清船民在洋口的历史厚重,白天时间过短,收集有限,故一路复往洋口再访。另一路则往元坑镇谈武村采访。元坑镇谈武村,位于金溪河畔,接壤将乐县,历史上水上运输十分发达。

元坑镇由一位镇领导和拟编《元坑镇志》的余纯德退休老师协助采访。实地察看了该村金溪河段的古码头和天后宫以及谈武文苑。明代时,这里就是建宁、泰宁、将乐等地通往南平、福州的水路要津,故有七个泊船古码头。在其中一个码头岸边建有“天后宫”,供奉有船民的保护神妈祖神祉。据史料记载,谈武过去有多家造船厂,不仅修船,还制造大量的雀船。虽然没有明文记载为闽清船民建造,但从雀船几乎是闽清船民专用的历史来看,这里应该是闽清船民活动的热土。

再访洋口,还真有收获。在洋口旧街随机打听,竟遇见一位闽清人后裔,名张世彬,祖籍闽清梅溪渡口,1946年在洋口出生。他说,其父张尚团于民国时期来此,在码头岸边开“点心店”。他还记得,街上有闽清人开的京果店、豆腐店、理发店、裁衣店等各种各样的店铺。其中印象较深的有“美雅斋”糕饼店,店主名许政文,闽清人,还知道该店是从福州搬来的;还有一个诊所,医生名郑玉安,闽清人,绰号“三个指”,意思是中医把脉技术过硬。这些店铺应该都是冲着洋口闽清船民来的。

25日中午,两班人马会合,连轴返梅,结束采访。(《闽清鼠船和米船》采编组执笔人张德团)



采访组在洋口居委会

先期召集两位在当地任职的闽清人后裔林朝荣(洋口镇政府主任科员)、林秀明(洋口镇居委会书记)在彼等候。他们既代表当地官方,也饱含着老乡的情愫。原本顺昌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黄道钦(主任科员,闽清塔东墩上人)也要来(他对此段历史颇有研究),奈因身体刚动过手术不方便,遂特意邀请了熟悉洋口文史的退休老师王建熙到场配合采访。

上午10时多,双方在洋口居委会见面,稍事寒暄,即前往土名“坑口头”地方参观闻名已久的“福州会馆”。“福州会馆”正门墙上挂一块有中英文对照的牌匾:“洋口福州会馆,为联谊互助,保护百姓和过往舟楫的安全,由华侨领袖黄乃裳牵头,向闽县、侯官、闽清、古田、永泰、福清、长乐、连江、罗源、屏南等福州十邑船民筹资6万银元建设洋口福州会馆。始建于民国元年(1912年),建成于民国五年(1916年)农历三月,择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吉日举行落成典礼。”掐指算来,距今已106年。会馆大门上方挂“天后宫”匾,大门两旁分别挂“洋口福州会馆管委会”“顺昌县洋口天后宫管理委员会”牌子。“福州会馆”与“天后宫”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呢?



图为天后宫

2017年6月,县政协征集“鼠船米船”文史资料活动启动以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响应,数以百计的有识之士积极行动,不辞艰辛,帮助寻找老船工,查询知情人,寻访遗址,纪念地,提供信息、书籍、照片,甚至撰写文字资料、拍摄照片,使采访工作有了很大进展。

在县外,采访组走访沙县、将乐、泰宁、建宁、宁化、清流、顺昌等7县的过程中,沙县“闽清同乡会”许德林秘书长和闽清在沙企业家刘兴铺先生,将乐县委办副主任、机关事务局局长刘世才(闽清船工后代,祖籍塔东六角)和退休干部张仕官(祖籍白中白汀,曾当过船工),泰宁县的闽清企业家黄书福先生,泰宁县民政局原局长刘用太(祖籍池园福斗),建宁县检察院原副检察长、闽清船工后代罗德羽(金沙沃头人),宁化县闽清同乡会会长、船工后代、企业家张健(白中继新人),宁化县建筑公司原经理、船工后代张秋容和宁化县交通局原局长陈吉樟(白樟樟山人,曾当过船工),清流县闽清船工后代、县卫生局局长吴爱银(女,白樟溪南人),顺昌县政协副主席黄为雄(祖籍闽清塔庄溪东),顺昌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黄道钦(主任科员,闽清塔东墩上人)以及闽清人后裔林朝荣(洋口镇政府主任科员)、林秀明(洋口镇居委会书记)等,对采访组的到访都极为重视,不仅事前精心准备,周密安排,还在百忙中陪同采访,前后呼应,是采访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其中,许多乡贤不但不亲自来服务采访,事后还一直为搜集资料而操劳费心。比如,许德林先生带领采访组走访与闽清船工有关的红军在沙旧址纪念馆,事后又满怀热情帮助收集,邮寄十分难得的相关资料。84岁的张仕官先生不顾问事已高、身体有病,从早到晚直至深夜为采访当向导;之后几个月来,还四处搜集撰写大量闽清船工文史资料,并带病为采访事务操心。建宁的闽清船工后代吴宜城(白中田中人)、龚秋伟(白樟樟山人)事后也帮助收集资料,多次接受电话采访。此外,采访组还与福州、光泽、邵武、永安、三明、南平、尤溪、永泰、屏南、闽侯等市具有过多方的信息沟通。许多文史专家的专家学者给予热情支持帮助,如福州市政协文史委杨主任为采访组提供了《福建水运志》等4部书籍,福州市方志委主任高锦利、副主任叶红对闽清“鼠船米船”文史资料编辑予以关注与肯定。尤其是有关县市方志办的同志,虽然他们并非闽清籍后裔,也伸出援手,如将乐县方志办副主任邱泽群、退休干部曾榕榕都先后帮助查找、复印、传送相关资料;屏南县方志办吴文胜、永泰县方志办陈翠仙等都予以热心回应和帮助。顺昌县《大干镇志》主编林芝强先生也来信感谢对闽清船工记载的资料。

在县内,“鼠船米船”文史资料征集信息传开后,更是得到积极反响。云龙乡潭口村80多岁老船工廖超贤6月6日第一时间给采访组打电话,约定前来接受采访,并带来60多年前的船工会会员证。上世纪80年代参加编写《闽清县

交通志》的退休干部郑云飞主动联系采访组,多次接受采访,提供打印本和印刷本《闽清县交通志》。梅城镇大路村80多岁的造船工吴遵贵戴上老花镜,操起尘封的工具,精心制作一艘微型鼠船模型,为采访组提供直观的鼠船,包括各部位名称和尺寸比例。县档案局资料员吴大杯不厌其烦提供采访组需要的一摞摞档案。六都医院原院长刘守光提供了上世纪20年代在六都行医的美国女医生对鼠船的记录和画作。现居于澳洲的原白云山林场场长詹政宜,从海外传回其在光泽县的船工家属情况。出身于江边船乡安仁溪村的在职干部刘小明,利用业余时间联系到闽侯县古洋乡的亲戚吴枝飞,帮助解开了一个几近失传的鼠船制作材料的真实谜底。热心人士郭国平先生为查找“金溪女将”中有关闽清船工家属的信息,专门跑了一趟建宁县。退休干部张和水将94岁高龄的父亲张延谦(老船工)从永泰县接回闽城,接受采访。云龙乡潭口村陈金先先生也特地安排其定居福州的86岁老父亲陈永祺(老船工)回乡接受采访,还帮忙了解定居于邵武的老乡的信息。白樟镇老年协会会长黄良镇、陈玉娟,退休教师罗德明,主动为采访联系对象,提供帮助。白樟镇园头村村医将有空调的医疗室腾出一角用于采访,并主动提供其在宁化县的船工亲戚的电话号码。白樟马鞍山小饭店的老板顾顺强先生,为采访组提供午饭后休息的住处。金沙沃沃头村退休教师罗锦文对本村船工在闽北的情况作详细调查。白中镇党委、政府十分重视,特由镇领导许赞言布置各村事前普查船工情况,逐村登记造册,并派工作人员小朱全程带队入村入户采访,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白中镇中村84岁老船工黄新友,之前就通过子女将信息转给采访组,愿意接受采访。在福州工作的退休干部邓本川,回家乡白中普贤村详细调查记录本村船工情况,与采访组保持热线联系。池园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亲自过问采访工作,并由镇领导黄爱花带队下乡,召集村干部,安排采访对象。坂东镇领导杨清在百忙中抽空妥善安排采访各项事宜,并派出认真负责的干部朱景开带队下乡,使采访工作顺利展开。坂东镇塘坂村陈景知先生之前也将其老船工堂兄的信息转给采访组。三溪乡溪源村张宗明先生,专门抽时间到村中溪边寻找“道头”(码头)遗址,并拍照传给采访组。塔庄镇上汾村退休教师黄志春在清代族谱中搜集到有关其祖上撑鼠船的记载,是一种珍贵的早期资料。塔庄镇坪街村退休干部陈庆锐转来了其船工亲戚当年遭日本飞机轰炸的信息,并在家谱记载中得到了详细的时间日期,为现有的史料记载提供了新的佐证。

诸如此类可圈可点的例子在采访过程中不时出现,不胜枚举。这不仅给资料征集充实大量鲜活、详细的实例,也给艰难的采访工作注入不竭的动力和活力。县政协委员、基督教协会会长林经典捐赠的美国传教士拍摄于闽清境内的珍贵鼠船米船史料。左下图为鼠船,右下图为旧时鼠船在梅溪上行走。

《闽清鼠船米船》采编组

社会各界广泛响应『鼠船米船』文史资料征集

年味

郭娟妃

“爆竹声,爆竹声,爆竹声……”每当这种吆喝声响彻整个山村的时候,我便在家中按捺不住了,央求着向父母要钱,然后带上自家的米,还有自家的炭,狂奔似的跑到村口,可尽管我已经穿到身上过过瘾,如果被母亲发现了她便会说:赶紧收起来赶紧收起来,大年初一才能穿,否则弄脏了到时候别人都是新的唯独你让人笑话……”那般不舍地脱下它,整齐叠好,只盼着大年初一赶快来临。

年关将至,家家户户照例是要大搞卫生的。母亲一声令下我们姐弟三人便也装模作样的提水擦窗,拖地擦床。当然这一切都是三分钟热度,但凡窗外有同伴在呼玩耍就很快心不在焉了,便胡乱擦拭几下扔了抹布溜之大吉。于是,窗户上的灰尘非但没擦干净,反倒因为沾了水显得异常的凌乱不堪,原本还是灰尘,而且灰尘至少是均匀分布,这下可好,整块玻璃看起来都有些面目狰狞。住住住住住,母亲气急败坏的女高音便会朝着我们跑尘而去的方向尖锐地响起……

春节的序曲是腊月二十四的徐老师发来信息问:“年关将近,你是否和年一起回呢?”抬眼望窗外,十五的月亮分外的皎洁,不禁感叹:我这儿的月儿圆了,远在故乡的你们看到的是否和我同样的月儿圆呢?当下便心生惆怅,思归的情绪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遥想往年,母亲总会问:今年的年夜饭在哪吃?在哪吃呢?着实对这个有点踌躇。目光投向窗外,思源酒店那已经悬挂不少时日的“年夜饭预订从速”的条幅映入了我的眼帘,心想只有母亲为了这顿年夜饭都要张罗很久,真正大家坐到桌上吃时又吃不了多少,杯盘狼藉,剩菜剩饭都给她造成不小的困扰。于是我便悠悠地对母亲说:上酒店吃吧……

曾几何时,过年已经沦为跟其它所有节日一样的只是一个印刷在日历上的传统佳节,那么平淡无奇,波澜不惊。对于像我这样常年在外的人,它可能只是意味着可以放几天的假,可以去多远的地方来段放逐。或许对于常年出门在外的人,过年的气氛和心情会比我好很多,至少它意味着回家团聚。

猝不及防间,儿时的记忆便纷至沓来了……

只觉得小时候过年的那种激动的心情和热闹的氛围会持续很久,久到可以弥漫整个寒假……

新年照例是要添置新衣的。从放假第一天起我便吵嚷着母亲要买新衣,那衣服自从买回入柜的那天起,盼望过年穿上的焦急就有如百爪挠心。于是时不时都要拿出来端详一番,忍不住的时候还要穿到身上过过瘾,如果被母亲发现了她便会说:赶紧收起来赶紧收起来,大年初一才能穿,否则弄脏了到时候别人都是新的唯独你让人笑话……”那般不舍地脱下它,整齐叠好,只盼着大年初一赶快来临。

年关将至,家家户户照例是要大搞卫生的。母亲一声令下我们姐弟三人便也装模作样的提水擦窗,拖地擦床。当然这一切都是三分钟热度,但凡窗外有同伴在呼玩耍就很快心不在焉了,便胡乱擦拭几下扔了抹布溜之大吉。于是,窗户上的灰尘非但没擦干净,反倒因为沾了水显得异常的凌乱不堪,原本还是灰尘,而且灰尘至少是均匀分布,这下可好,整块玻璃看起来都有些面目狰狞。住住住住住,母亲气急败坏的女高音便会朝着我们跑尘而去的方向尖锐地响起……

春节的序曲是腊月二十四的

“砰”的一声响,爆竹就从那个滚烫的“铁葫芦”里散了出来,紧接着香喷喷的味道便无遮拦地四溢开来。这时,小伙伴们就呼啦啦围上去,解开袋子,稍泛着黄色的爆竹火像深秋的雏菊怒放在眼前,抓一把嚼在嘴里,无比的香甜直透心底,常常吃了一把还想吃下一把,满满一炉一会儿就能消灭光,那奢侈的幸福到现在似乎还淡淡地绕在舌尖,缠在心里。

那时候的米花种类就已经很多了,可以是米,可以是玉米,也可以是黄豆、蚕豆等等豆类,总之只要能吃的能放进炉里炸就行,不同的东西,炸出来的味道也各不相同,但都是令我们贪婪的味道。

再后来,到过年前的时候,就不是纯粹的炸米花了,米花只是一个前奏,需要把出炉的米花再次加工,混入一种特制的糖,把米花做成甜甜滋滋的冻米糖,一块一块地拿在手里,捏的时间久了,黏糊糊的很不舒服,但我们都是被其滋味所迷惑,哪还顾得上是甜还是酸。

三十几年的光阴过去了,如今,身边的万事万物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爆米花也改朝换代了,奶油味的、巧克力味的,既省力又干净卫生,且分袋装着,可以随意地吃,随心地嚼,可不知怎的,如今的爆米花老觉得没有了童年的爆米花那特有的原汁原味了,心里老想回到童年。或许听着老师傅有节奏地拉着风箱,看着炉膛红彤彤的火苗和长久的渴望慢慢临近的感觉比爆米花本身蕴含着更久远的香气吧……

变化的又何止是爆米花呢?于我们来说,新衣不再贴着新年的标签,美食不再是新年的专属,至于做卫生这样累人的活我们往往都是花钱雇人来做自己只需指手划脚就好了。现在就只剩下年夜饭这份念想了,却也被我们随意地交付酒店的厨师安排,那里有是琳琅满目的菜系却没有母亲曾经让我们垂涎三尺的拿手好菜……

年关将至,你的记忆里是否也有一些挥之不去的情结和淡淡的忧伤呢……而今年,我却是个游子,对年也有了不同往常的期盼与期待。

“我会和年一起回去的。”我回复。

